

# 诗鼓铿锵壮征程

——2022年军旅诗歌回瞻

■ 许 诺

歌再次站到了当代文坛的聚光灯下，延续着军旅文学的光荣。刘奕伟基于对当下现实的敏锐感受与深刻体验，不断开掘新时代军旅诗歌的叙事张力，以《朱日和：钢铁集结》等为代表的诗作都不约而同地显现出鲜明的“在场感”，如同一曲雄厚饱满的英雄主义交响，散发着语言美学的光泽。正如著名诗人谢冕所评价的那样：“那些诗句都是钢铁的韵律。犹如夏日的篝火，暴雨般锤击，金属浸透迷彩，在晃动的灯光下，响彻我们灵魂的四壁。”

与“高光时刻”同时存在的，是当下军旅诗歌所面临的挑战。一方面，为更好地对当下军旅现实的“钢铁理性”进行诗意转化与表达，军旅诗歌语言与意象都有待更新。另一方面，传统意义上的军旅诗人群体正经历调整，不少成熟的军旅诗人以不同方式离开部队或转移了创作重心；而更多非专业、自发性写作者则积极参与到了军旅诗歌的创作中。这种变化为军旅诗坛带来了新鲜活力，也使得军旅诗歌人才培养成为重要课题。

这一年，军旅诗歌以其昂扬之姿直面时代的要求。面对喜迎党的二十大、北京冬奥会、中国载人航天梦苍穹、建军95周年、香港回归25周年等，面对强军兴军的广袤图景，很多军旅诗人推出了众多让人称道的作品。其中，刘立云在《上甘岭》之后推出了长诗《大船》（“这漂浮的陆地，远航的国家和梦想/这行走的永不沉没的铁/必定要走向/远方，走向深蓝，走向大海星辰”）与组诗《歌唱》（“我知道他们喊的歌，其实是他们/他们的倔强、他们的阵地，他们的炮膛和枪膛里/旋转着的优美的膛线”），以精心打磨的诗歌切面，呈现军人与时代共

振时所散发出的热度；王久辛则以一系列精巧的短诗，紧扣时代澎湃的脉搏，描摹时代的精神；曹宇翔在为庆祝建党百年献出长诗《黄河诗篇》之后，又以组诗形式回望42载军旅人生，其中叙事与抒情互见，展现出蕴于胸膛的豪气与柔情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许多离开部队多年的诗人依然守望着军旅阵地。年逾八旬的诗人峭岩，以《感谢延安》《我们，托举着山河》等长诗积极表达对历史与当下的思索，“沿着古沙道深深的辙印/倾听峭壁上熟透的阳光的诉说/那里，一支歌谣正嘹亮/注定，它是我们征衣上的花朵”。还有诗人不断从个体独有的军旅记忆中沉淀出一份“壮心未已”的动人表达：“当雪光闪亮枪刺，恍惚间/年少的霍去病策马而来/酒泉的酒醉了祁连明月/那是我许久的期待/直到现在，雪花浸白双鬓/却常梦回吹角连营/依旧于高峻的雪峰/在灵魂深处/相依相守”（翼华《梦中的雪峰》）。

接续前辈风骨的“80后”“90后”诗人，也在与时代的唱和中褪去青涩，找到了自己独有的诗歌语词体系与感受方式。他们的创作以组诗和短章居多，并有意地拒绝一般化的抒情与浅白的抒情，力图将语言打磨成一颗颗有重量、有质感且富有“杀伤力”的子弹，使得读者产生“被击中”的阅读体验。

“00后”诗人的崭露锋芒为军旅诗带来新的可能。在300余行的长诗《士兵的二十四小时》中，重庆月娟娜地将部队生活与战士的生命体验浓缩在一天之中，在细密的语言编织与飞扬的浪漫意象之中，普通士兵在军营日常生活中闪现的光芒，被一一捕捉、呈现在峭

烟底色的迷彩画卷中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过去一年的军旅诗歌中，众多作品如特写镜头一般，直接捕捉军事训练与实战演习中的片段和瞬间，将诗人的心灵体验以可感可知的方式融入强军的前行齿轮：“离甲板最远的地方/雷霆深蓝，心率嘹亮/他坐在那里，像一头象”（朴耳《垂直起降》）；“胸腔里，事先填满一发发炮弹/当他行走或站立，臂弯里好似/还揽着一枚。那是炮弹入膛前的/最后一个动作。他时刻准备着/将一团风暴送进炮膛，顺势关上尸体”（堆雪《装填手》）。

军旅诗中延续千年的抒写边塞传统，在新时代中也被赋予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与外延：“一辆战车，十万棵草/一齐相拥，仿佛藏着掖着的，一朵火/唯有轰鸣，从地底驶来/仿佛天大的秘密，在草间默诵”（刘九流《独坐草原》）；“在边关的背影里想些过的心事/当一匹月光从奇峰上流下/界碑身边的那朵云彩/是我窗前那盏如虹的灯……”（许星《在边关，守望一朵云彩》）；“当在河谷巡逻，你像无名的石头/采集山顶的消息。黄昏泥沙般陨落/春天不断突破围堵。挺立的背影/勾勒出祖国的版图”（王方方《你的喀喇昆仑》）……诗人们丰沛的想象，让边关海岛成为了诗意纵横的疆场，也将卫国戍边英雄的群像镌刻在千年冰川雪峰与爱国主义、英雄主义精神的高地。

“诗歌合为时而著。”回望2022年军旅诗坛，收获与挑战并存，惊喜与期待同现。强军新时代，呼唤着军旅诗歌的新面貌；阔步新征程，军旅诗鼓也将继续铿锵鸣奏，抒写强军壮志豪情。

## 佳作读评

品味艺境，引领审美

“乡愁”是文学中常见的主题。李白的《静夜思》写乡愁，用了20个字；陈应松的《天露湾》（长江文艺出版社2022年1月）写乡愁，用了44万字。“我手写我心”，既然作者做了这件相当繁重的工作，可见其乡愁积淀之深。作品名字“天露湾”，犹如梦幻中远方的家，召唤出一组袅袅淼淼的意象，像极了文学场域里的乡愁。

作为明代后期重要文学流派——公安派代表人物“三袁”的家乡人，陈应松有着显而易见的文学自觉。公安派重视从民间文学中汲取营养，陈应松则非常自觉地坚持用他笔下人物的家乡话遣词造句；不仅人物对话如此，他也把这种努力贯彻到小说的叙事中，以至于在阅读过程中会觉得这是天露湾村的一个村民一边喝着早酒，一边滔滔不绝地说着本村人的故事。

作品中，天露湾人的言语不是继续浪漫的风花雪月，也非温柔缱绻的含情脉脉；它带着江汉平原特有的水腥味，见风就是雨，又像是一个接着一个炸响的惊雷；让不熟悉这种表达方式的人处处惊心。作品中描写了几对村里的夫妻，他们一边打着嘴仗一边又相互扶持、不离不弃；这也恰如天露湾村民之间的相处方式，他们相伴着悠悠岁月，用勤劳和智慧把天露湾变成了美丽且富饶的宝地。

书写好当代乡土和农村题材，刻画生动的农民群像，展现新时代农村人的风采，破除读者怀旧的陈旧刻板印象，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应当肩负的时代责任。在这部描写江汉平原村庄发生“山乡巨变”的《天露湾》中，作者以饱满泥土芬芳的笔墨，将江汉平原上氤氲的地域特色融于作品的环境、心理和场景描写，以完整的脱贫致富故事和性格鲜明的人物塑造以及叙述、对话的口语化表达，凸显出浓郁的民间风格，激发出文学丰盈的活力。

尤其是对乡土语言的复刻，作者没有进行过多的文学修饰，原汁原味的乡土话语在小说里比比皆是。作者会吸取乡土语言要素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，让自己更像是一个作家而不是说故事的村里人。但作者没有这样做。“语言是存在的家”，作者以方言土语构建起的文学世界，就是乡愁的容器，就是怀乡人的家园。另外，小说中通过人物活动记录下来的赶猪、捉鸡、抓鱼等诸多乡间生活场景，读来令人忍俊不禁。

小说在情节的设计上巧妙而又有节制，不至于“巧”到“事故频发”。天露湾村是江汉平原上的一个湖边村庄，在20世纪80年代末，村民金满仓等三位农民“穷则思变”，在村支书洪家胜的鼓励下，开始种植葡萄。他们的下一代，各自在经历求学、工作、婚姻等人生大事之后，也都返乡从事葡萄种植产业；尤其是在政策支持下，他们采用新技术、新思路，走出一条特色化、产业化、现代化的农业转型之路。作品所展开的叙事景观，关

# 乡愁空间与生活交响

■ 闫春玲

涉人物众多、情节移步换景，前后呼应、构设伏笔，书写的偶遇与巧合具有现实的可能性，让小说呈现出极具现实感

的本真。

《天露湾》书写的新时代农民，是在伟大变革、伟大创造中孕育出的农民；脱贫致富、乡村振兴路上的拼搏与奋斗，显现着他们的勤劳、勇气和智慧。然而，《天露湾》并不只讲创业发展，其中的爱情故事也是动人的篇章。它妥帖地融入作品主体所讲述的乡村繁荣和产业升级的进程，抒写了江汉平原上乡村振兴与美好爱情协奏共鸣的生活交响。对于作者而言，这是一部“家乡书”，讲述的是关于故乡和土地的故事；它用葡萄串起乡愁，用小小的“在水一湾”折射大时代的深刻变迁，充满水灵灵的水乡生活气息。

作品中，两代人、三四十年的艰苦奋斗，闯过重重难关，实现科技生态种植，衍生出一个大产业，天露湾村民也实现了共同富裕梦。对作者而言，往昔粗砺沉默的故土成为果实累累的田园，酿造出热气腾腾的富裕生活。深沉严肃的土地变得摇曳生姿、浪漫可人，作者笔下的乡愁不是惶恐与着涩的叙事，而是鲜灵和甜蜜的讲述。最终，天露湾第二代葡萄农甜甜与成长为高级农艺师的洪大江，相互成就，结为夫妇，也昭示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繁衍传承与幸福前景。

# 风卷云起凝露华

——关于军旅散文集《往来山海》的笔谈

## 笔谈

文章立处，观点凸显



丁小炜：《往来山海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2023年1月）是我近些年散文写作的一个选本，分为“见”“来思”“山行”“海上”四辑。“见”记录过往生活中那些具有独特意义的人和事；“来思”则是发自内心的沉思与感悟，可能是瞬间的，也可能指向永恒；“山行”是奔赴各地采访的积累，算得上执行写作计划的成果；“海上”是关于亚丁湾护航经历的一些补记，那是难得的人生经历与体验。

写作过程中，我尽可能将笔触深入日常生活的细部，去体察捕捉不同生命特有的生存镜像；力求介入人事象的深层肌理，用本真的语言把生活呈现出来。这也是我多年来持有的写作理念。这本集子里的文字，有重读古人，有对话英雄，有回望青春，更有军旅记忆，我渴望用朴实的语言编织不同频率的声音，使之演奏出充满诗意、色彩丰富、质地和谐乐章。

我在写作中有意强化生活的现场感和精神的对话性，努力传递出丰盈厚重的历史底蕴和时代气息。2020年8月19日，我到四川大学采访，那天正是江竹筠烈士百年诞辰的前一天。川大在当年女生院的基础上建了一座江姐纪念馆。江竹筠在川大两年，一直在这个女生院度过。在这里，我看到了一张泛黄的、编号为36986的住院病人记录单。透过这张记录单，我仿佛看见黑白光影中，江竹筠在医院生产

的那些日子，甚至听得到医院外川味浓郁的叫卖声和成都老街区的嘈杂；1946年春天那明晃晃的阳光，仿佛正洒到我脸上……

多少个夜晚，我面对自己写下的文字，陷入久久的沉思：那个时代，像江竹筠那样的一群人，到底是什么让他们身陷黑暗而内心充满光明，是什么让他们面对酷刑而眼里无比平静，是什么让他们品味到了信仰的芬芳，是什么给了他们一往无前的力量。

护航回来后，当我浏览自己写下的文字和拍下的照片，回望在海上护航的日日夜夜，依然心潮起伏。我的文字只是一枚青涩的果子，直白而笨拙，但它承载了护航官兵的精神重量。我的写作是平静的，在那片广袤的海域，平静地写下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，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。

我写过抗日战争中的一个敌后武工队队长。他叫陈辉，是一个诗人，魏巍主编的《晋察冀诗抄》选入了他的十多首诗。血雨腥风里，他把诗刺进敌人的心脏，刺进战争的最深处。他的诗，没有精雕细琢的华美，他用纯净、朴素的语言，倾诉着对祖国、父老乡亲与战友兄弟最深沉的爱。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在敌后战场逞英雄的英雄诗人陈辉，也看到了一个军事文艺工作者的理想、责任和担当。城镇与乡村，平原和山区、闹市与寂野，震撼人心的故事埋藏在那一个个鲜为人知的地方，等待着有人去寻找。我不远千里，翻山越岭，只为打捞那些血泪交织、硝烟弥漫的往事，并向人们细细讲述。

我到高原上的基层连队蹲过点，零距离地感受过基层官兵的可亲可爱。在训练生活中，他们对我的“特殊关照”，让人十分温暖。深入基层一回，就是对自己的一次深刻教育和警醒。散文创作不能有思想的缺席，更不能有情感的缺席。我希望自己的文字不单呈现个性化的经历与感受，更力图以贯穿古今的视角对世间气象、山川风物作整体而自足的探讨。因此，在书写普通生活时，我也常常充盈着激情与豪迈，涌动着向上的力量。

新时代人民军队阔步在强军征程

上，不断拓展着我作为一个军旅作家的写作思维，我的视野也更加开阔。每到一一个地方，我面前呈现的仿佛是一本本打开的奇妙的书。回眸曾经踏足的土地，作为军人，在领略不同地域的历史文化之时，会更深层地去思考一些问题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无论是刻画历史的细节，还是记录生活的痕迹，那些平静的目光更持久，那些带露的鲜花更动人。往来时空，对话有光的灵魂；跨越山海，愿读者在我的文字里遇见新时代最可爱的人。只要我们对时间、空间中的某种存在，怀有真挚的眷恋，心灵就可以瞬间抵达。这也许就是“往来山海”的象征意蕴吧。

郑茂琦：“一个作家的风格是他的内心生活的准确标志。”丁小炜的散文集《往来山海》文章侧重抒写内心情感与体验，追求朴实和深厚的生活气息；如微风在林间轻吟，拨动读者的心弦；又如溪流行于山间，潺潺漫漫、汨汨绵绵。

关于历史，他总是执着于对革命历史人物内在心灵的探索，执着于对历史的横剖面与细部的研究，执着于那些历史的点点滴滴。在《长城屹立在大行》中，作者从一位当年亲历那次战斗的老人的视角，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击毙日寇所谓“名将之花”阿部规秀的过程。

作者写江姐的故事，由一封字迹已经漫漶的遗书引入。就像那一座座无名烈士纪念碑，这样一封辗转流传下来的遗书与一张小小的住院单，载着他们革命生活的痕迹。循着这些染着他们气息的物品，作者触摸到了革命者的灵魂。

也许是因为心中的理想，也许是因为前辈们的光辉，当他第一次远航，随军舰执行护航任务时，他激动地写下了这样的文字：“我将戎装出征，到惊涛骇浪中去续写光荣与梦想。我暗自迎接这许久不曾有过的骄傲和自豪。”

丁小炜特别钟情于对飞鸟的书写。航行在波涛汹涌的大海，他捕捉到海鸥的身影。那一天，雨停了，“银灰的战舰清新无比”。他从舱室出来，“忽然听到有鸟儿的鸣叫……一群海鸥正跟着我们的舰上飞翔。它

们飞得那么轻盈舒展，那么从容浪漫，一会儿凌空滑翔，一会儿扇动几下羽翼，一会儿又直向海面俯冲下去，轻轻叼起一只细小的鱼虾来。”作者珍视和欣赏这些在生活中所见的细微美好。那振翅的身影，甚至海鸥身上的尘埃，也是美丽的，在作者笔下呈现独有的韵味。

书写海上执行任务的情形，作者没有直抒护航官兵在海上击风搏浪的英雄壮举，而是将镜头对准海上风浪过后呈现的细细波纹。镜头里，有歪倒在甲板上被船员们照顾解救的飞鸟，有海里蓝色尾鳍、在舷边徘徊的游鱼。作者写道，从恢复生机的鸟儿回到蓝天，他看到了希望；从舷边的游鱼，他看到了漂泊。

除了细腻的触感和略显率性的直抒胸臆，丁小炜的文字还蕴含着温情和意境。他写亚丁湾的海，风平浪静时像是一块蓝色的绸缎。“仿佛有人在水面下轻轻抖动这块蓝缎子，浅浅的波纹静静地晃荡着。待到风生水起，这块蓝绸就裂开无数白色的口子，再出色的缝纫师，也无法把它补好熨平。”这抚慰心灵的书写，让读者也忍不住把那点儿海视为锦缎珍藏于心。

他写高原美景，“从车窗望出去，四野白茫茫一片，偶尔有一群群牦牛，在白色的山谷缓缓走动——仿佛一幅水墨画，白色的宣纸上，那黑色的墨点正慢慢洇洒开来。”灵动而饱含古典韵味的语言如同水墨，也在读者心中洇洒开来。

作者说：“军旅是我浪漫和抒情的源泉”。丁小炜奔走于城市乡村，到访过高原大漠，踏上过远洋航行的旅程；军旅人生中的丁小炜一直在行走，而这部作品也正是由行走所及的诗意凝结而成，表现出浓厚的家国情怀与时代精神。

作者像一个行吟的诗人，怀揣着理想，未曾停下脚步，亦未收起手中的笔。作品中，无论是对革命先辈与英烈的缅怀追思，还是对现实生活细致之处的体察，或是对人民军队强军征程的豪情抒写，流淌于作者笔端的文字犹如清晨草叶上的露珠，折射着动人的光芒。



南下（雕塑）

郎毓作



第5732期